



读词短札(之三)

扬之水

菩萨蛮

温庭筠

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
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。

词中的“小山”究竟为何物，是历来讨论最多的问题，而有着种种不同的意见，比如屏山，比如山枕，比如眉额。俞平伯说，“小山，屏山也，其另一首‘枕上屏山掩’可证；‘金明灭’三字状初日生辉与画屏相映”。

他们近乎恒常地延续着自己的状态，各有各的坚持。而读者却在这两种姿态的抗衡中，为现实的残酷而伤感，为心灵的执著和坚持而震撼和感动。

其实，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又何尝不是词人晏几道呢？叶嘉莹先生曾以“双重性别”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类代言之作（即词人用女性的语言来写女性的情思，显意识表现女子情思，无心之中却同时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男子的情思）。这首词被认为是《小山词》的代表，正是因为，“分襟”是《小山词》的主题，而长在分襟处的执著和痴绝正是《小山词》的动人姿态，小山和他所刻画的主人公一样，把他的词心长驻在分离的地方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京大学文学院）



诸说相较,这一意见最为可取。则小山原指床上枕屏,枕屏可以做成几叠,而以图画山水为常见。那么“小山重叠”实有双重含义:屏风亦即枕屏,其一也;枕屏图画之山水,又一也。

《菩萨蛮》十四首可以说是飞卿词的代表作,此篇及下一篇便是这组词中最前边的两首。浦江清说:“此十四章如十四扇美女屏风,各有各的姿态。但细按之,此十四章之排列,确有匠心,其中两两相对,譬如十四扇屏风,展成七叠,不特此也,章与章之间,亦有蝉蜕之痕迹。首章言晨起理妆,次章言春日簪花,皆以楼居及服饰为言,此两章自然成对,意境相同,互相补足。”正是一个很不错的解释。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,起首便见明丽。鬓发曰“云”,脸颊曰“雪”,本来嫌它俗艳,但中间着一“度”字,则云与雪反成“度”之助力,“鬓云欲度香腮雪”于是特饶姿致,并且它上承帷屏,下启弄妆,更把一个由静而动度得有神。“新帖绣罗襦,双双金鹧鸪”,写衣,而句中含情。如同鸳鸯和凤凰,曰鹧鸪,亦有双栖并宿之意,今则罗襦新饰匹鸟,而身着如此罗襦之人却形只影单,怎不惹动一点惆怅闺情呢?词人固善作体贴语也。

菩 萨 蛮

温庭筠

水精帘里颇黎枕,暖香惹梦鸳鸯锦。江上柳如烟,雁飞残月天。
藕丝秋色浅,人胜参差剪。双鬓隔香红,玉钗头上风。

水精帘即水晶帘;颇黎枕者,玻璃枕也。中国古代虽能生产玻璃,但诗词中所称,除特别作出说明而可以辨别者外,一般指天然水晶等矿石。唐代的水晶枕见于陕西法门寺塔地宫,惟尺寸太小:长12厘米,宽6.8厘米,高9.8厘米,似非平日的的生活用器。词中的水精、颇黎,亦是泛言,不必确指。所谓“人胜”,乃是一种节令饰物,亦即人日(农历正月初七)时节特别做出来的装饰,女子也每以它为应令之插戴。人日所造,因称人胜。人胜起于晋代,贾充《典戒》云:“人日造华胜相遗,像《瑞图》‘金胜’之形,又像西王母戴胜也。”梁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:“正月七日为入日,以七种菜作羹,剪彩为人,或镂金箔为人,以贴屏风,亦戴之头鬓。又造华胜以相遗。”及至唐代,人胜又多剪成花鸟形。李适《人日

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》“宝帐金屏人已贴，图花学鸟胜初裁”；李商隐《人日即事》“镂金作胜传荆俗，剪彩为人起晋风”，所咏俱是。湖南长沙曾出土晋代用金箔剪成的花样，当即人胜之属；日本正仓院则藏有唐代人胜残件。

此词为美女屏风之二。只是水精帘、颇黎枕，未必写实，俞平伯所以说它“以想象中最明净的境界起笔”。然而“暖香惹梦鸳鸯锦”，却又在明净中放入无限娇柔和旖旎，软红绮丽与晶莹澄澈便恰成对比。三四两句忽然飞远，“江上柳如烟，雁飞残月天”，帘内帘外原来两般情景，那么，这是一个薄寒的早春，早春里一个薄寒的侵晓罢。下片则更以“人胜”点明时令。“藕丝秋色浅”，可以指衣裳，如元稹诗“藕丝衫子柳花裙”，李贺《天上谣》“粉霞红绶藕丝裙”；而“藕丝”也可以指“剪彩为人”之“彩”，彩，彩缎也。“双鬓隔香红”与“鬓云欲度香腮雪”似有同妙，下接一句“玉钗头上风”，则更以一“风”字唤起全副精神，“不但两鬓之花气往来不定，钗头幡胜亦颤摇于和风飏荡中”（俞平伯语），是勾勒语、刻画语，而全出之以巧思也，此篇真可以说它字字精好。

更漏子

温庭筠

玉炉香，红蜡泪，偏照画堂秋思。眉翠薄，鬓云残，夜长衾枕寒。
梧桐树，三更雨，不道离情正苦。一叶叶，一声声，空阶滴到明。

飞卿词多写女子情事，故几乎都是代言体，此篇自然也是代一位女子设想。“玉炉香，红蜡泪，偏照画堂秋思”，看去无理，实则有情。画堂本无思，更无论四时；便有思，红蜡也照它不得，更无论红蜡之泪。但此句之好，正如陈思王《洛神赋》之“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”，水上款行，如何可以生尘，则两个句子之间似应有一“如”字。然而我们试为它加这样一个“如”，却是意味顿减。可知“如”是一个放在想象里的暗中递接。而飞卿词多是意象的叠加和排列，这中间的呈送消息，便全靠了并不说出的许多个“如”字来若隐若现。此篇之无理有情，亦可作如是看，中间并非闲笔的一个“偏”字，则是怨思所在。“秋思”者，相思也。下片



“梧桐树，三更雨”却是一路直说下去，忽把隐约浓丽变作浅明清淡，欣赏者说它“语弥淡，情弥苦”；与此相反对者，则以为“不免于言浅而意尽”。不过飞卿词本来有深有浅，深者浓纤靡丽，如《菩萨蛮》，浅者亦有情思之曲折，如《更漏子》，或不必以“浅”为飞卿病也。

梦江南

温庭筠

梳洗罢，独倚望江楼。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水悠悠，肠断白苹洲。

飞卿词以绮丽浓郁著称，此篇却不设色，不铺陈，明白如话，而别具风神。篇中最好的是“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水悠悠”，清人陈廷焯评此词曰“绝不着力而款款深深低徊不尽”，多半是指着此中的深情远韵说来。后来柳永《八声甘州》之“想佳人倚楼颙望，误几回天际识归舟”，正是从此化出，却因为情景勾画得实，反倒没有了款款深深的低徊之味。末句“肠断白苹洲”，或以为是画蛇添足，所谓“‘过尽’二语既极悵怅之情，‘肠断白苹洲’一语点实，便无馀韵”，怕是有一点道理罢。

论国家制度建设与汉代兴衰的关系

汉代盛世的兴衰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、吏治的清廉或腐败、人才的选拔任用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，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国家制度的建设。汉代盛世的出现是统治者通过逐步建立、完善一整套的国家制度，解决国家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法治等方面的问题，成功调节阶级关系，稳定社会秩序后得以实现的。没有相关的制度建设，不可能出现汉代的盛世。同样，汉代的衰落与它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有着必然的联系。国家制度本身与生俱来的、不可克服的结构性弊端与缺陷是汉代由盛而衰的制度根源，而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了汉政权的瓦解。

（作者：杜庆余 摘自《东岳论丛》2010年第2期）